

宋 明

讀書記四種

■ 鍾肇鵬 選編

讀書記四種

全十八冊
第五冊

鍾肇鵬 選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二十四

程子曰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

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笑益哉

又曰聖人之道

坦然大路學者苟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野犢還珠之蔽人者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觀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按此伊川與人帖也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

以求之則九聖賢所至而吾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朱子亦曰學須做自家底便見切已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爲難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又曰人惟有私意

聖賢所以留一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又曰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躬察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答之復曰今雖盡與公說公盡曉得不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濟事又曰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聖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身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又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又曰讀書無爲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即意思浮淺看它義理不出又曰聖人言語須是實歸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豈可以言語解過一遍便休又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所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歸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尹焞問爲學之方曰爲學須是讀書觀書不必多要知其約多觀而不知其約書肆

耳浪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

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其緣小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

曰讀書着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透出又曰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裏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細研究如闢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得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為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却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又曰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為究竟也又曰為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亦自定若欲徒為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期此心之定其亦難矣又曰讀書須長將本文熟讀且咀嚼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後將注解看方是有益又曰觀書靜着心寬着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又因說讀書云韓退之所謂沉潛平訓義反覆平句讀須有沉潛反覆之功方得又曰觀書

不可只觀緊要處閑慢處都要周匝若能沉
靜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

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

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朱子亦曰凡讀書須看上下之意是
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
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
謂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凡觀書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

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不泥文義文
全背却速去理會文義

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之
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
井事孟子只答它大意人須要理浚井如何出
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讀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理

何作爲乃有益

張子曰書以維持此心又曰讀書則此心

常在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

義理不見書湏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朱子曰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着處不至走作然亦湏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又云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不然泛觀雜論徒費口用決無所益也。

學者信書且湏信論語孟子詩書無并雜

禮雖雜出諸儒亦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

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記則是諸儒雜

記

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之言禮未必勝於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配有疑義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

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如中庸文字輩直須

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又曰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

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為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常靜須有以制其亂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

理精則須記了無去

處也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

楊氏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

事而順然後爲得

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未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

工無用之文微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嘿會於燕閒靜

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語仲素曰某嘗

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云又與人書曰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云云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

讀書須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

可只於言上求之

如萬章問象曰以殺舜爲事孟子荅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

人無爲此則不可不知若從校葉上理會如象微使二嫂治庶摯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豈容有此

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

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

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者去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語若今人問政使之足食足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父是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貢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書不爲證故仁智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與子何以進又曰讀書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問空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爲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理到無疑處方也三年之喪在他人於此不敢發言空我疑以爲疑故必求

贊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西山李氏曰學者讀書須是於無時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朱子曰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戰事得些兒小子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捷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又曰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減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延平李氏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緘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二而不察夫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有曰正身危坐緩視

微吟虛心涵味切已省察

又曰立志不定如何讀書

又曰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

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騁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又曰今世之人心不在窮穀裏如何讀得聖人之書又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又問讀書須是有精力或云亦須是聰明先生曰雖有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緣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又曰今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去看所以不予細故學者且於靜處收拾教意思在裏然後虛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不明者也又曰讀書間暇宜於靜室安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又曰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

須是存心與讀書為一事方得

又曰觀書一舉兩得直透又存

得心那邊理又到又曰本心隔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問讀諸經之法曰亦無法只是虛心平讀

去

又曰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已意又云虛心切已虛心則以道理明切已自然要體認得出又若學者曰要喻讀

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為利與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今當以此為戒洗滌靜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之本意雖已得之亦更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又曰讀書須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

事略用今人言語觀帖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背可此外別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若棄却本文肆爲浮說都忘了當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大病也又曰觀書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腳踏讀書之法無它只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爾如此豈復能有所進學者貧作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

讀書須是細逐句逐字

要見去着若用工難幽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又曰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肯讀得又曰其始也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言人讀書不專一而貪多廣閱之弊也問遺書云看難難可觀仁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人自知之記曰善問者

如文既未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道而程子答之曰公是棟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正如格物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又曰如讀書有漸甚苦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索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又下句前後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與古聖賢泯然無間乃為真讀書爾又曰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持此邊冷如水那邊熱如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

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又曰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玩味時熟

又曰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又曰讀書不精深只是不專一又曰讀書須純一如看了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讀上句不知有下句讀一章不知有下章又曰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無方讀此文思後
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習中如此做事全不得

讀書須心在簡冊上方可研究義理

本文云讀書須

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看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又曰
看文字須此心在上而若心下不在便是不曾看相似所謂
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問着心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
板後忽然思量它事口雖讀心自在別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
先生曰此最不可所謂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也又曰大凡讀
書須是要自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
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仁在其
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
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二
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

又曰蓄之極則通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

之亦能自見得蓋蓄積者多自然爆開便
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

大凡讀書少看熟讀一也不必鑽研立說
但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必求效三
也三者學者當守此讀書須是徧布周滿
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
寧近毋遠

古人文章大率平說而意自長觀書且須

觀其平易正當處

又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又曰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

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去不可尋從隱僻去處凡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喜舊日讀書專於異同處觀之又曰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擗扯住曰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擗扯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參攷